

家乡的黄箭鱼

□ 俞从红



家乡宝应位于苏北里下河地区，东有荡，西有湖，这里水网密布，河渠纵横，是著名的“鱼米之乡”，也是鱼虾蟹鳖生长的天然宝地。家乡水域属淡水河，鱼类品种十分丰富，鲫鱼、鳊鱼、大头鲢、青鳉、草鳊、黑鱼、昂刺鱼、虎头鲨等等，真是枚不胜举。闲暇时刻，我却突然怀念起家乡的一种黄箭鱼来。

黄箭鱼，学名黄钻鱼。鱼体瘦长，头锥形，腮尖长，口裂大，眼睛小，因其头部及腮均成黄铜色，家乡的人们都习惯称它为“黄箭鱼”。黄箭鱼生性凶猛，游速极快，冲撞力非常大，专食各种鱼类，就连凶悍的黑鱼也不在它的活下。黄箭鱼很贪食，不分荤食、素食，见了能吃，有食就抢，所以生长很快，最重的可达30公斤以上。黄箭鱼肉质鲜美，营养俱佳。在家乡宝应，黄箭鱼属上等鱼。过去，一般家庭是吃不起这种鱼的。所以，黄箭鱼就显得弥足珍贵了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家乡人们为了发展经济，全然不顾

生态平衡，盲目挖柴滩、筑圩堤，实施扩圩养殖。再加上黄箭鱼食鱼的缘故，家乡人不太喜欢养殖它，黄箭鱼都是靠自然繁衍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家乡已经非常难见黄箭鱼的踪迹，几乎濒临灭绝状态。

提及黄箭鱼，不由得想起40多年前家乡人拉网捕鱼的一段趣事。小时候，我家就住在村子的东大河边。有一年，临近春节，大队请来渔民在河里拉网捕鱼。渔民们在河两岸分别拉起渔网的一头，包抄式地向前拉网。我们几个孩子便欢呼雀跃地跟着拉网的队伍看热闹，快到拉网终点，网里各式各样的鱼由于受到围网惊动，便活蹦乱跳开来。突然“扑通”一声，水中泛起一个巨大的浪花。一位有经验的渔民喊道：“注意，肯定有条大黄箭鱼，快在后面再放一张网！”只见渔民们七手八脚在渔网后面放下了一张网。渔民们以为黄箭鱼肯定是“网之猎物”了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两张渔网都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窟窿，黄箭鱼早就逃之夭夭了。

近几年，家乡的人

们生态环境意识日益加强，纷纷实施退圩还湖、退圩养水，水质生态不断改善，一些久违的鱼类也悄悄地回来“安家落户”。今年春节前，我到在广洋湖从事藕鱼套养的表哥养殖基地门口晾晒的一串咸鱼。其中一条细长的鱼映入我的眼帘，我定睛一看，咦，那不是黄箭鱼嘛？！我问表哥，黄箭鱼是怎么得来的，表哥乐呵呵地告诉我，他藕鱼套养的田里水质甚好，只要适合家乡水的鱼都会有！这时，在旁边快嘴的表妹接过话说，春节前藕田里还捕获过一条20多斤重的黄箭鱼，刚拎到集镇上，便被一个人花500钱买走了。

从表哥的藕鱼套养基地回来，家乡的黄箭鱼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……

你好，家乡的黄箭鱼！

童趣

□ 张金春

我的家乡在扬州市宝应县一个普通乡村。记得小时候春天一到，我们孩子就高兴了，因为天气暖和了，我们穿衣少了，可以在田野里玩游戏了。

玩得最多的游戏就是“斗鸡”。“斗鸡”玩的是平衡感，单腿独立，两手扶着另一只腿，用于角斗。这个游戏极具攻击性和竞技性，有单独对抗，也有分组的。单独对抗，就是对方派一个“战将”，我方派一人“迎战”，战胜方计一分，最后算总分；分组就是把所有人平分两组，一般是谁愿意和谁一组自由组合；有时为了体现公平性，也会打散随机抽签。两班人马分开后，离开一定距离，派出一人打头阵，逐一挑战，采取淘汰制，斗倒一个下去一个，直到对方人员全部“阵亡”。斗着斗着就成了一场混战，两边“人马”纠缠在一起，直到对方“人仰马翻”，一个一个摔倒在地，纷纷求饶投降为止。

这个“斗鸡”是很费力气的一项运动，一场争斗下来，消耗不少体力。看着伙伴们精疲力竭、狼狈不堪的样子，真是乐开了花。有的不小心，把衣服撕破、弄脏，回家再挨父母一顿打，我们在一旁看笑话就更兴奋了。事后，我们还会时不时地挑衅对方还敢玩吗？那种战胜的成就感往住会炫耀好多天呢。

再一个游戏是“打纸板”。就是用废旧的作业纸或报纸叠成四角形，用自己的纸板把对方的纸板掀翻，掀翻了就属于自己。为增加难度，把纸板往往叠得很厚，用力气才掀得动。这个除了使劲外，还要掌握一定技巧，需要选好角度，充分勘察地形，选择有缝隙的地方下手。一纸板下去，掀起一阵旋风，利用风的力量，把纸板掀翻身。这个游戏玩多了，第二天胳膊都会疼，但我们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一玩起来哪儿还顾得上这些。

如果说前两个比拼的是一股蛮劲的话，那么后面这个游戏比的就是柔劲、巧劲、心劲，需要一定技术含量。把平时积攒的火柴盒上的贴纸（又称“火花”）撕下来，用一只手把“火花”纸贴在墙上，然后人往后退，“火花”纸随着身体产生的风带动一起飘飞，谁飘得远就算谁赢。这个需要反复练习、长期积累才能掌握好火候。我们在参加比赛之前，往往都会在家中暗下功夫，悄悄苦练很多遍，到正式比赛时突然亮出绝招，一展风采，把伙伴的“火花”统统赢回家。

说实在话，在我同龄人中，我在玩的方面，无论是力量或者悟性都很一般，基本上是输多赢少。印象中比较厉害的是庄上的石洪来、石洪友弟兄俩，他们赢了很多纸板和“火花”纸，装在一块有差不多一小麻袋，他们不敢放在家中，怕他妈妈打，所以当时都寄存在我家。

岁月总无情，那美妙的童年时光，就跌落在这快乐的游戏里，渐渐远去。如今，春天又到了，我多想和往日的发小在故乡的田野里玩一次游戏，找回童年的快乐。

流年碎影

柴芯子和

水花生棵子，以及大河

里随水飘来的水浮莲与水葫芦，总之我们是不会让猪饿肚子的。

最让人难忘的是刚猪草时找吃的和玩游戏。青鲜绿嫩的野豌豆仁、细长白嫩的茅草须、肥嫩如藕的芦苇根、脆脆甜甜的野蒲蒿都是我们喜欢吃的美味。玩游戏是刚猪草时重头戏，在油菜地里躲猫猫，在麦田里放风筝、飞纸箭，在小树林里跳房子、斗鸡、攒纸炮，如同在童话世界一般充满乐趣。还有耍大刀和拔草堆是我们男孩子最喜欢的“猪草游戏”。耍大刀就是站在两三米远的地方将刚刀扔向事先每人放进猪草“聚锅”的“锅”里，把大刀扔进“锅”里的人分掉“锅”里的猪草，运气不好的人有时会输掉半篮子猪草。拔草堆时大家先一起刚一大堆猪草堆成“草堆”，参加玩的小伙伴然后轮流玩“石头剪子布”，每次胜者就从“草堆”里“拔”一把猪草直到“拔”完为止，运气好的人有时能赢回半篮子猪草。曾经有小伙伴玩游戏耽误了刚猪草，就等天黑之后到生产队绿肥大田里偷刚黄黄子、红花草回家充数过关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如今春天的田野里再也没人去刚猪草了，有的是大妈大婶们挑野菜的身影，孩子们可能也说不出野菜的名字了。

露天电影

图片来源网络



怀念梁先生

□ 梁永富

我姨父也姓梁，他在医院当医生40多年，其中，做了“赤脚”医生20年，当地百姓记不住他的名字，一直叫他“梁先生”。有时我也喊姨父“梁先生”，母亲听了，总嗔骂我“没大没小的”。这时，姨父也不生气，笑着摸着我的头说：“永富有出息了，幸亏去部队一圈，学了一门驾驶技术，要感谢政府的培养。”

2019年2月，88岁的姨父突然故去了，每每想起他，我心似刀割，情有暖意，终归是怅然。

姨父出生于1931年，他姊妹5个，他在家排行老大。在那艰苦的日子里，因姊妹多，姨父的生活自然辛酸，但他从小就喜欢读书，尤其是医学书。没有上过一天正规的医校，却干了一辈子医生，考取了医师证，全是靠自学。

20岁那年，姨父成为一名医生，一开始，他在西安丰镇医院，后来没过几年，姨父和姨母调到了天平镇医院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才10多岁，每年寒暑假都要到姨父家住上一段时间，玩个十天半个月。百姓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，都叫他“梁先生”。那时，我还小，总认为“先生”是个特别有学问的人，所以心里一直总羡慕姨父。

一有空闲，姨父就和我聊天、拉家常，懵懵懂懂中，他对我说，人要走正道，洁身自好，与人为善。

1971年，姨父被医院派到村医疗点当“赤脚”医生，姨母很不理解，抱怨姨父说：“好好的不呆在镇里，却要跑到更穷的村里去受罪。”姨母劝姨父去找找关系托托人，希望留在镇医院，但姨父总低着头，不开口，仍然我行我素为病人号脉开药方。就这样，姨父在医疗点一干就是20年，直到1990年才重新调回镇上。

2014年，83岁的姨母患癌症去世，临终前，姨父拉着枯瘦如柴姨母的手，喃喃地对姨母说：“你先走了，我对不起你，这辈子我欠你的，下辈子再还吧……”，我听了，跑出去坐在屋门口地上嚎啕大哭。

1992年11月，姨父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，但找他看病的人仍然很多，但他从不收费，有时还递根烟、倒杯茶给病人，看到年老的病人，他还掏出车费，请三轮车师傅将老人送回家。当地人一听说梁先生，大人小孩都很爱戴他。

姨父65岁时，却学起了画画和二胡，看着画得一次比一次好的画，我常常和姨父开玩笑：“梁先生70岁了学个吹鼓手，真是不减当年呀。”面对我的“表扬”，他卖劲地拉起了二胡，一曲“梁祝”悠扬的二胡声在寂静的乡野传得很远，很远……

没想到，2018年下半年，一贯性格乐观的姨父却倒下了，他患上了严重的老梗，躺在病床几个月，姨父的病越来越严重，终于在2019年2月14日的早晨，姨父终于安详的走了。

姨父的一生很平淡，但却是我一直很尊重、佩服的那个“梁先生”。

清明思亲

人间事

剔猪草

□ 王荣华

春节过后，公园的花草一天比一天的绿了起来，夹杂其中的野草也赶着趟儿冒出了地面，茁壮地成长着。对于我这个住在城里的乡下人，每每看到公园里、马路边的一簇簇野草都感到特别的亲切，总会想起小时候春天里与小伙伴们剔猪草的趣事来。

小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剔猪草既可以帮助家里养猪赚钱，还可以在田野里尽情玩耍。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，放学回家书包一放下就拿起篮子和刀出去剔猪草了。每当三五成群的小伙伴在绿油油的麦田里、沟堤边、圩埂上和树林中剔猪草的时候，大家就像是脱笼的小狗小猫、小鸡小鸭一样特别地高兴。

剔猪草是我们男孩子的说法，女孩子则说成挑猪菜。女孩子挑猪菜一棵一

启事

本报副刊开设仅为丰富版面，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交流平台，欢迎来稿。来稿请标注所投副刊版面

裸地挑，

选的全是猪爱吃的嫩

草，至今我还记得许多猪菜的名字，破碗头、苦碗胆、谷谷丁、牛舌头、歪歪菜、马子菜、灰灰菜、野胡萝卜、野菱蒿等我现在还都认得，还有枸杞头、马兰头、荠菜头、香椿头、秧草头、蕨菜头、野蒜头、豌豆头、萎蒿头、小葱头等十几种猪菜都成了现今人们春天爱吃的“草头”。如果喂养的是小猪秧子或者是刚产崽不久的老母猪，大人还会把这些鲜嫩的猪菜切成细碎的莖子拌一些草糠做成“精饲料”喂它们。

我们男孩子剔猪草时见草就剔，总想着剔满篮子早一点玩耍。其实有许多野草猪是不吃的，比如：结实难嚼的巴根草、杨麻草、茅草和狗尾巴草，带有毛刺的罗罗藤、刺果子，以及茎秆粗壮的莎草、蓖麻。有的时候大人说我们猪草里草多菜少，喂不饱猪。我们还会强词夺理地说这是喂猪、垫猪脚子粪两不误。

那時候四五月份是农村大造绿肥的时候，大人们也加入到剔草的行列，到处是“修地球”的人们，大小路边的野草被剔得所剩无几。这时的猪草便是麦田里的莖子、荠菜子和榆树上的叶子，还有小沟小塘里新长出来的茨菇莖子、蒲草端子、芦